

大战蚂蚁

邓 刚

全楼居民涌向商店,争购灭蝇、灭蚊、灭蟑螂等各种杀虫药剂。整栋楼弥漫着刺鼻的药水味,宛如硝烟弥漫的战场。事态已严峻到“蚂蚁不死,人不得安生”的地步。然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生物展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战斗力,攻势反而愈演愈烈。

渐渐地,不安的情绪开始在大楼里蔓延。电梯间、楼道口、花坛旁,人们三句不离的话题全是蚂蚁!说来也讽刺,这栋楼里住着的可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:他们能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,能操控精密的电子仪器,能切除恶性肿瘤……可偏偏拿这些小小的蚂蚁毫无办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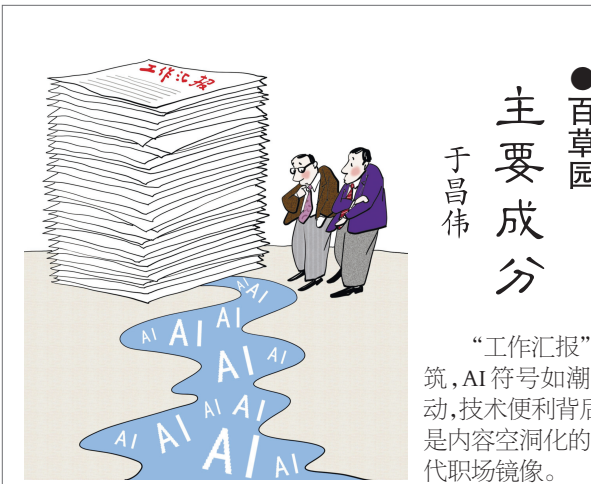
我妻子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:在厨房光洁的瓷砖地面撒一层糖渣,引诱蚂蚁聚集。待它们成堆时,便用滚烫的开水浇下去。这招果然奏效,杀伤力极强,成百上千乃至上万的蚂蚁被烫死。正当妻子为这“辉煌战果”得意时,邻居家一位化学物理研究所的教授过来说:“这法子没用,你烫死多少,它们就补充多少。”原来蚂蚁拥有远超人类的神奇机制——当食物短缺时,蚁后会减少甚至停止产卵;可一旦遭遇战事、伤亡惨重,蚁后就会加速产卵,通过大量繁殖来维持种群数量的平衡。

“总之,你永远也杀不

完……”教授无奈地耸了耸肩,接着补充道,“擒贼先擒王,得先找到蚁后。可要想找蚁后,除非把整栋大楼拆了!”说完,他再次耸了耸肩。

在无可计施的情况下,我们只好转入防御状态——把所有的食物放进冰箱,或放到高处,甚至搬到接近天花板的柜顶。对蚂蚁来说,这高度无异于攀登珠穆朗玛峰。然而事实证明这毫无作用。很快,蚂蚁们就排成细长的队伍,像勇士一样攀上“高峰”,开始大快朵颐。

人类也展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。整整一个夏天,大楼里的居民们团结一心,持续作战。大家统一时间撒药喷药,灭虫灵、敌杀死、雷达、枪手、必扑……再加上正在装修的家庭里飘出的酚醛等



●百草园
主要成分
于昌伟

“工作汇报”高筑,AI符号如潮涌动,技术便利背后,是现代职场镜像。

气味,整栋大楼俨然成了人类与蚂蚁的化学战场。终于,奇迹出现了——蚂蚁们彻底溃败,消失得无影无踪,人们顿时扬眉吐气。

几天过去了,几个月过去了。人们几乎忘记了蚂蚁的存在。然而,就在人们即将彻底忘记时,一些家庭主妇又在厨房里发出尖叫——蚂蚁,蚂蚁!……蚂蚁们卷土重来了!它们带着失败的经验,带着对各种毒素的免疫力,带着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杀回它们的失地。

但奇怪的是,整栋大楼的人类却失去了再战的斗志。没人再愤怒,没人再组织,仿佛蚂蚁从未存在过。

人类确实会在愤怒中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,但持续的愤怒终将消磨殆尽。无论多么可恨的事物,反复折腾后也会变得麻木。更何况人类还有个“优秀”的缺点——得过且过。反正没听说谁因为吃了蚂蚁而去世,何必较真呢?

于是,人们放任蚂蚁肆虐,从此相安无事。

坐落在桂林市中心城区的靖江王府,是明朝藩王靖江王朱守谦的藩王府,始建于1372年,是南京故宫的精华缩影。靖江王府建成之后,共有12代、14位靖江王在这里“安营扎寨”过,前后历时280年。

漫步靖江王府,深厚的历史积淀触手可及。宋代时,这里是铁牛寺,元代改为大国寺,后又称万寿殿。明太祖朱元璋封朱守谦为靖江王。明洪武五年,拉开了修建王府的序幕,历时20年,大功始告成。如同故宫又叫“紫禁城”一样,靖江王府也称“靖江王城”。整座王城建筑是典型的明代藩王府规制,在以独秀峰为坐标的南北中轴线上,依次排列着端礼门、承运门、承运殿、寝宫、御苑、广智门等主体建筑。

置身王城,但见现存的明代旧物有承运殿前的明代石道,承运殿的雕栏、台基、石栏和云阶玉陛等。它们遥相呼应,相映成趣,似在默默诉说着当年的繁华。承运殿为靖江王府主殿。清顺治九年(1652),农民军领导人李定国攻克桂林,定南王孔有德纵火自焚,以致这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王城化成一片焦土。后来,清政府予以重建,并改为广西贡院,不少读书人在这金榜题名。

据史料记载,广西贡院最具规模时,有考舍5500间,可供5500名广西学子同时参加乡试。贡院门口左右两侧墙上,横排挂着八个直径约1米的竹筛,筛底上写着“明经取士为国求贤”八个金黄色大字。广西贡院先后出进士585位,其中状元4位。得益于此,王城在历经了多重身份之后,最终变成广西师范大学的王城校区。

为了让游客想象当年科举考试的盛况,感受学子们“十年寒窗”的艰辛、“金榜题名”的喜悦,这里已恢复了贡院科举考试旧观,并按旧制恢复了部分“号舍”。当我来到“考场”前时,一座御碑亭赫然在目,黑色大理石上刻着乾隆皇帝的四首律诗。其中第四首是:“周遭闹棘院沉沉,景物当前总入吟。材拟圭璋方物达,文归雅正薄根深。禹门鱼变辞凡水,乔水莺迁出故林。寄语至公堂里客,莫教冰鉴负初心。”这首诗描绘了科举场景,勉励士子以真才实学应考,同时也警示考官公平取士。

靖江王府内,还演绎着悦心的“福寿文化”——每一个福字、寿字,都有不同来历和寓意。如由慈禧题写的一米多高的红色寿字;太平岩文化石窟内,刻有朱佐敬、刘伯温等各朝名人所书不同风格的“五福”。其他福字,均刻在洞壁上,唯独乾隆的“天子福”,刻在洞顶,只有奋力跃起才可能摸到。游客们奋力跃起却屡屡擦肩,脸上掠过遗憾神色。见此情景,我不禁感怀:人生之福亦如这洞顶之字,纵使踮起脚尖也未必触及,但每一次向上的努力,终会化作命运深处的馈赠。

在小镇菜市场见到李二卖菜,想与他打招呼,他却把那顶草帽的帽檐压得低低的。见他菜筐里的菜蔬,水灵得滴着清露,于是没还价,买就走了。

我与李二是当年在山里修水坝时认识的。他们那个寨子离镇上四五公里,李二是菜农,要把菜担到镇上来卖。有句俗语叫“抬头看人,低头剃肉”,说的是一种世故人情。可菜农到镇上来卖菜从不“抬头看人”,目光只守着面前的菜筐。虽与买菜的有问有答,但眼睛从不看买菜的,哪怕熟人朋友也不打招呼。如此这般,讨价还价时虽互不相让,却少了尴尬。

从王城到贡院

张桂辉

赵宽宏

帽檐内外

我明白了,在市场上,那菜是用力气担来的,帽檐下是买卖,捏着的秤杆分毫不让;在寨子里,摘掉了草帽,照样有人情。人间烟火气,半在秤星,半在人心。

文人范儿的吴老师

贵 翔

吴老师也是一位男老师,他长着一张白净的四方脸,戴着一副褐色圆框眼镜,骨架不小,但身上没肉,看起来很有清秀的文人气质。他是我们年级组长,初二时教我们语文,到了初三改教政治。吴老师上语文课一板一眼,从来没有闲白儿,学现代文时,阅读课文、分段、写段意、中心思想,从来不脱离课文;讲古文更是逐字逐句地翻译,让你学得扎实。总之

一句话,听吴老师的课,严谨、细致,但有点儿枯燥、乏味。我们刚上吴老师课的时候,有点儿不适应,因为初一的语文老师,是位很文艺的女老师,不仅说话声音甜美,而且特别喜欢在讲课时联系课文发挥,给学生讲许多课外文学知识。但学生们在考试时容易抓不住重点,成绩不理想。而吴老师的语文课讲课文、讲语法、讲修辞,有一说一,没有一点儿

他已是奢望,这“微型散步”,便是他维系生命律动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方式了。

目光稍移,邻家一楼的小院也常映入眼帘。另一位

微型散步

周毓之

老先生,就在他那方被低矮围栏圈起的小天地里,日复一日地踱着。院子里,蓝的衬衫,灰的裤子,在风里轻轻飘摇。围栏边疏疏落落地长着些月季和茉莉,他就在这

延伸,他教的语文非常具体、标准,只要按他的标准答案去答题,肯定能得高分。

后来,我们也逐渐适应了吴老师的教学,并从中得到了实惠,特别是吴老师初三时改教政治课以后,这种优势更加明显。吴老师教政治课也是特别认真严谨,不仅填空题、选择题、判断改错题和简答题有标准答案,就连最后一道论述题也把论点、论据的层次搞得特别具体,只要学生认真对待,就能得到高分。因为那时的政治课是中考六门之一,关系到升学,初三毕业前总复习,吴老师抓得特别紧,坚持每周必考,谁的成绩不佳就找谁

衣物的投影和花草的淡淡香气之间,步履蹒跚,缓缓穿行。脸上不见焦躁,只有一种近乎悠然的平静,仿佛这丈余之地,便是他安放晚年的整个世界。

比起书页里或报纸上那些更具传奇色彩和蓬勃生命力的老人,这两位老先生都如此普通,普通得近乎卑微。但他们用自己日复一日、近乎笨拙的坚持,将生命力传递给同样卑微且时常感到疲惫虚弱的我,而他们对此浑然不觉,只是专注地走着自己的路,一步,又一步。

谈话。我在吴老师的严格要求下,初中毕业政治课考了九十八分。

吴老师在课下更能显现文人的气质,中午课间常跟我们楚河汉界摆下战场,他的棋艺确实挺高,据我一位接受过象棋专业教育的同学说,吴老师是背过棋谱的。吴老师还擅长填词,每逢新年联欢会,他总要填上两首新词助兴,令我们非常崇拜。可惜时过多年,老师当年用的什么词牌也都忘记了。

星期文库

我的中小学老师之五